

《蒙古的少女》《红萝卜》这两本诗集，施继援已珍藏了近30年。而自从获得这两本诗集之后，施继援不断地寻找征军的诗和有关资料，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现在已没有人比我对象征军了解得更多。”施继援说。

征军代表诗集《蒙古的少女》。封面由茅盾题签，郁风作图。 李幸璜 翻拍



## 寻找征军的诗

文/海南日报记者 黄晓华



《红萝卜》原版封面(1942年) 李幸璜 翻拍

海南日报高级编辑、政文部原主任施继援在家里捧出征军的诗集、照片及有关材料时，如捧出一件件珍宝，小心翼翼地向记者展示。

《蒙古的少女》《红萝卜》这两本诗集，施继援已珍藏了近30年。而从获得这两本诗集之后，施继援不断地寻找征军的诗和有关资料，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现在已没有人比我对象征军了解得更多。”施继援说。

施继援与征军出生在同一个村，按辈份是堂兄弟关系，但征军比他的父亲还大一岁。由于征军一生漂泊，很少回家，施继援从未见过征军。但他听长辈说过村中有一位有名的诗人，小时候还曾在征军的家中看到过日文书籍。

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天征军的胞弟施继俊到海南日报社找施继援，从手袋里掏出两本书，竟是征军的遗著《蒙古的少女》和《红萝卜》的原版本。施继援的眼睛顿时一亮，“两本诗集由于出版时间久远，纸质又差，其中许多页已被虫蛀，一些字、句也难辨认。而在我的心目中，它如重要的出土文物一样的珍贵。”从这个时候起，施继援便开始有意搜集整理征军作品和资料。

1987年5月，上海“左联”纪念馆馆长袁浩兴为收集征军的作品和手稿，特地到海南找施继援。施继援由此进一步认识到征军的影响。此后，施继援找到了陈颂声、邓国伟编的《南国诗潮》一书。书中介绍了征军的生平，并收入了他的《晚秋》等5首诗作。老作家陈残云在这本诗的《序言》中写道：“我们没有在敌人的刀剑下低头，没有在生活的重压下弯腰，就因为看见了光明的前景，以及战友们的相互鼓励。在这里不能忘记，没有看见五星红旗就病逝香港的征军。”书中文情并茂的描述，增进了施继援对征军的了解和敬佩之情。

在搜集征军作品资料过程中，施继援又陆续读到征军病逝后，香港《华商报》和复刊后的《中国诗坛》、《文艺新闻》等报刊所刊登的吕剑、杜宣、周钢鸣、陈残云、韩北屏、司马文森、楼栖等名家所写的悼念文字。诗人吕剑在《悼征军》一文中写道：“他的某些诗就曾震撼过我的心弦，现在诗人死了，我们不能埋没诗人的心血，我

们要尊重这一诗人的存在，我希望友人们会同他的夫人吕明女士，把他出版过和未发表过的作品，细大不捐，精粗不计，统统搜集起来，将来印刷条件方便了，为他出一专集。”

施继援说，他在读完该文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由此萌发了编纂出版征军诗集的想法。“作为征军的族人，尽管个人能力有限，但为他编辑和出版诗集是义不容辞的。”

为了出版征军诗集，施继援曾多次与在北京居住的吕明通信。吕明告诉他，征军病逝后，她始终惦记着亡夫那些散落的遗作尚未结集成册。但出版社提出的巨额出版费，令她望而却步。不久，吕明投身革命，从此走南闯北，出版诗集的强烈愿望逐渐淡化，那一个装着征军诗稿的小皮箱，也在不断的迁移中遗失了。后来碰上“文革”大浩劫，仅存的部分征军遗稿，也已荡然无存。

要寻找征军的更多资料，只能通过各种出版物。同样关注征军的海南大学教授王春煜也在一起寻找征军的作品。他不断托人在广东、广西的大学图书馆查找，找到了不少关于征军的文献资料。2005年初，正当施继援着手编纂《征军诗集》时，王春煜的一位学生在桂林图书馆终于找到多年寻觅不得的长诗《小红痣》，令他们喜出望外。

而就在《征军诗集》行将出版之际，与施继援同村的施进洁将收藏多年的40余首征军遗作，全部交给了施继援。这些诗作是施进洁在征军居住过的房间里发现的。“这些未发表的恐怕也来不及修改的诗稿，也许没有那么完美，会有不足的地方。把它收进诗集，是要将最原始的面目留下。”

经多年不懈的努力，施继援编纂的《征军诗集》于2005年8月正式出版。这是目前所能搜集到诗人作品最多最齐全最富影响力的一部诗集。令施继援感到遗憾的是，征军的名篇《燕子来自何方》，至今还是无法找到。

近日，记者告诉施继援找到了茅盾所写的《悼征军》一文时，施继援叮嘱记者，一定要帮他复印一份。

“征军离开我们已有64年了，但他的名字不会被人们遗忘，他的诗章也将永远熠熠生辉。”施继援说。



施继援与征军夫人吕明女士(2005年去世)合影。 李幸璜 翻拍

## 南渡江

■ 征军

静静的南渡江哟  
海南岛居民的灵魂  
雄壮的大榕树是你的儿子  
多情的椰树林是你的女儿  
静静的南渡江的波流呀  
蕴藏着父母们的泪雨

静静的南渡江哟  
海南岛居民的灵魂  
你来自那一个的水巢  
于岁月里，老是无终止地  
奔驰沉郁的港岸去  
直挺起两房壮丽的乳峰  
像渔船上两幅帆蓬在扩张  
喂养着热带居民的强烈的食欲

在一个冬季花香的夜里  
你可记得——一种巨大的  
白色的狂暴风雨底吼声里  
你的暖暖的胸膛载着渡船  
那渡船里载走地的遇难底尸身  
是用骄傲的旗盖着的啊  
古旧的渡船  
木浆又急速地有节度地  
搏击着你恐怖的波浪，冲过了白色的暴风  
载着我们那被判决了  
离开家乡和亲友的流囚的命运  
到那对海的彼岸  
像北极洋的彼岸

你那经历过无数年代风霜的堡垒  
人民防卫自由的国土的堡垒  
现今呢？它已被敌舰炮弹崩坏了  
敌人橡胶的小艇里  
载着野性的强盗  
狰狞地恶向一切港口喷嗅  
寻觅地求索地侦嗅  
邪恶的灼眼底视线  
穿过舞蹈的椰林向着你放射  
岛上的田野，村庄，人民的生命  
都被包围在野性饿火的焰里  
这种人类未有的险恶的语言  
激起了受感的岸上的昂然唤醒  
在你壮阔的两岸上  
分了家而饮你甘乳的兄弟  
挑唆，嫉妒，野心，屠杀的冰雪  
经过太阳的热力融化了

今天，是自由的花开的日子  
你应随着新的太阳而微笑了  
你两个受难的弟兄  
在这南方秋阳晒暖的海岛上  
已热烈地展伸出如桥的手  
拿着婚礼的花，欢悦，联结  
结成一个似新郎光彩的旗帜的旗帜  
看啊！这是血的结晶体展开了  
火的“战线”的标记  
静静的南渡江哟，骄傲地流吧！  
召唤我们蜜蜂巢里的蜂群  
跟随着这骄傲的二色的旗帜  
像太阳的辉耀，像初夏的花  
排成铁的行列在你的两岸上

动腾呀！迎着自由哟！  
歌唱呀！战争的国土哟！  
我们是战争的儿子  
我们迎接最后一片战云的袭来  
战争中我们会诞生新的寰宇  
我们，我们高贵的子孙哟  
会征服敌人最后一个骨片  
埋葬在南国这美丽的海岛上  
那时，静静的南渡江哟！  
我们永远会睁着你  
伴着血喂养的新生的国土  
自由地流泻，自由地流泻

静静的南渡江哟  
海南岛居民的灵魂  
雄壮的大榕树是你的儿子  
多情的椰树林是你的女儿  
静静的南渡江的波流呀  
蕴藏着父母们的泪雨

一九三八，秋